

## ◎ 闲看简说



## 冬至悠悠

关于冬至的饮食,北京似乎流行着两个说法,一是“冬至馄饨夏至面”,一是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。馄饨和饺子虽各有各的典故,却无外乎薄薄的面皮包上肉馅,相差的不过是形态,所以归根结底说起来,也算是近亲。

我们家的冬至节,吃饭是比较随意的,有时候饺子馄饨任选一项,有时候,是把每个人了解到的各地冬至食谱都提出来,大家公推一个喜欢的,由它来客串。有一年冬至,隔壁的黑哥来借电钻,看见我家正在吃红豆糯米饭,一桌子饭菜汤水里唯独没有馄饨,很有一点不解:“今儿是冬至啊!你们怎么没吃馄饨?”我笑说我家今年的冬至,过的是“江南水乡版”,他“啧啧”地连嚼牙花子,很有点不以为然,跟我说起要吃馄饨的种种典故,可是各个版本之间转述得并不完整,所以有点模棱两可:“还有一说是祭祖……具体的,我也搞不清。”他如此严格恪守,对其中的奥妙却了解得不甚分明,被我见缝插针地一细问,像个孩子一样急得红头涨脸,可爱得很。

说笑完了我跟他逗乐,逗乐归逗乐,其实我对冬至节吃馄饨,是相当拥护的。抛开那些源远流长的传说姑且不论,单说馄饨的便捷美味,在天寒地冻的冬日里就很讨巧。旧时的冬至是“冬节大过年”,现在的都市里,却是连半天假都不放的。上了一天班的主妇们披星戴月地赶回家,没时间,也没精力再来一场煎炒烹炸的庖厨大战,拿出事先预备好的皮和馅儿捏几只馄饨,倒真是上上之选——滚汤里飘飘洒洒地煮了,热气腾腾地上桌,咬一口,精薄的面皮里露出的馅,嫩粉的虾仁,金黄的鸡蛋碎,团在淡棕色的肉茸里,点缀着星星点点翠绿的韭菜,看上去柳绿花红、赏心悦目,吃起来爽滑味美、水润丰盈,一路的风寒驱赶散尽,唇齿间却还留着隐隐的余香,拍拍肚皮,伸个懒腰,再或粗放或温婉地打一个小饱嗝儿……那叫一个舒坦!

至于老北京的冬至习俗,我们总是听得多而见得少:皇帝祭天、百姓拜祖,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隆重和热闹,仿佛只成了史书上的插画,繁荣,然而辽远。都市人生活节奏紧张,怕是没有多少这样的闲情逸致了。可是有一个“画九”的“熬冬”游戏,我却十

分喜欢和向往——在冬至这天画上一枝素梅,花开九朵,每朵九瓣,之后每天给花瓣着色,一天涂一瓣,等这九九八十一瓣梅花全都涂上了色彩,数九寒冬也就到了头,风和日暖的春天就到了。如果这幅素梅图是挂在一个女子的房间,由她在每天早上梳妆时蘸一点胭脂轻轻点染,那便是传说中的“晓妆染梅”,这梅花因为添了佳人的韵致和胭脂的香气,想来更加旖旎动人。

我算不得佳人,早上也没有胭脂可点,可也还是画了一张挂在窗前的墙上,每天晚上临睡前用彩笔描上一瓣,心里有一点淡淡的惆怅,也有一点安然——梅花红一瓣,冬季便少了一天,这样画来算去的,干冷、乏味的数九寒天里便好像有了个盼头,有意思。

文/阿简

## ◎ 一寸芳草

## 遇见天使

作家张爱玲的一段话很入心: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,于千万年之中,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刚巧赶上了。

从知晓自己要当妈妈那天开始,就和你有说不完的话,告诉你天的阴晴风雨,我的喜怒哀乐,家里每一位成员的故事;会为你讲诗词、读故事、看人生;我会吃掉一直抗拒但营养丰富的食物,会带着你走过五彩斑斓的秋天、纯洁寂静的冬天、充满希望的春天……

我们好像在哪见过!你记得吗?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射穿薄雾,终于见到你,和梦中的一模一样。新阳得名。第一次见面,你笑吟吟地看着我,仿佛我们相识多年。你努力靠近我,小手紧紧抱着我的脸,久久不愿松开。我的泪水顺着你皱巴巴的小手,浸湿了枕巾。

你的出现成为我人生中不可割舍的一道光,昼夜交替却只是轮回,宇宙的无际只是时间的流逝,我多么希望可以日日夜夜陪伴你,陪你长大,哪怕只有一年、两年。但我没有那么多的勇气拒绝生活,拒绝世界。我希望我们生活得精彩,不要让过往成为人生的遗憾。记得两个月的你,每次去保姆家,从不哭闹,安静地让我怀疑你实际的月龄。但当我们接你回家的时候,你便会手舞足蹈,欢呼雀跃,伸出双手讨好地求抱抱。爸爸总是喜欢你举过头顶,或抛向半空,你银铃般的笑声,响彻整个世界。

你懂事的样子实在让人心疼。每天放学,背着几公斤重的大书包步行两公里去打乒乓球;周末,你辗转两次坐公交车去游泳;假期里,和教练、队友去几千公里以外的城市参加比赛。你包容爸爸的坏脾气,习惯了我的任性。你成绩还不错,各方面都突出,

是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。大家只看到你的优秀,只有我们知道你的付出,你的努力。你就是上天派来让我们生活丰富多彩、人生更加完整完美的天使。

心与梦的芬芳气息漫步于无尽的快乐之中,只因为你的世界里有我,而你就是我的世界。我把所有的故事串起来,连成一条五彩的线,从我手里,送到你手里。你轻微晃动,我就已知晓你的心事。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,隔了时光,隔了距离,隔了白昼,但隔不断彼此的思念。

文/屠凤彩

## ◎ 人生絮语



## 寻访戈壁

如今交通发达,从前要走好几天的路程一天就可以抵达,因着这份便利,我在国庆节前决定去部队探亲,也走一遭那望眼欲穿的探亲路。

直线距离六百公里,期间多是戈壁和荒漠,几座城市犹如绿洲般镶嵌在其中,从地图上看,它们浓缩成几个很小的点,而我要花费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在这几个点间不断移动,才能在第二天太阳下山前抵达目的地。

火车一路疾驰,在天亮前抵达了第一程的终点站——张掖。寒风料峭,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脸上,我拉着箱子躲进一家24小时开门的牛肉拉面店里取暖。店里只有我一个人,老板坐在收银台里昏昏欲睡,服务员靠着椅背、托着腮帮发呆,后厨里一片安静,不见大厨忙碌的身影。

十点,我准时候车,去往酒泉。中午一点,列车到站。火车站距离汽车站尚有一段路程,我看好了导航,坐公交赶往酒泉南关汽车站。汽车站门口有不少卖水果的小摊,我急匆匆跑进站里,又退回来,买了苹果、橘子、枣塞进皮箱里,不远处卖炒栗子的吆喝起来,我想起先生爱吃炒栗子,便又买了一大包抱在怀里。

从坐上汽车开始,到抵达目的地还要两个半小时。沿途满是红柳、梭梭和胡杨,大大小小的沙丘间,偶然可见几户农户和零星的牛羊,农田更是少见。深秋季节,梭梭已然不再碧绿,红柳却红得耀眼,火一样盛开在大漠深处。胡杨还没到变黄的季节,但也显出了些许苍老之态,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

下午六点半,我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,先生早已在终点站等候多时。我笑他也笑,两个人隔着光亮的车窗不言而喻。

婚后一别已有近两个月时

间,我忙着校稿、办会、处理日常工作,先生忙着值班、工作、打扫卫生,皆忙得不可开交,这次见面好像多了些不同的情愫,但又说不清道不明。先生牵着我的手在大院里缓步前行,道路两旁不断有叶子落下来,踩在脚底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,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声音。心里蓦地生出一种感觉,如果前方的道路能够一直延伸下去就好了,我们就可以一直携手向前,走到天荒地老。我和先生相视一笑,一切都尽在不言中。

许多过来人都告诉我,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,叫我慢慢体会。我一路行至此处,经历着,也体会着,慢慢地从婚姻中咂摸出了些许味道。我想,这份不一样指的应该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不一样,还应该是情感上的不一样。两个字只是颠倒了一下顺序,但要表达的东西差之千里。婚后,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与依赖应该会逐日升温,葆有一定的空间,但又完全将自己交付给对方,不怕展示脆弱,也不怕暴露缺点,那种情感是一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冲锋陷阵的决心,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,总有人就站在一回头就能看到的地方。

一步一步成长,到了26岁才明白什么是立,不是毕业,不是就业,也不是婚姻,而是一天比一天清楚自己想要什么,不要什么,以及想要走在怎样的一条道路上。婚姻里,两个人携手并进,踏浪而行,在各自的领域里大放异彩,这才是最好的结果。

探亲的日子静谧而平淡,一同看了两场电影,用家属来队房里简单的厨具做了一次火锅,感受了他们作为普通人温情的一面,心里对这个群体,这个职业也更加崇敬。

离开的时候,胡杨叶子已经黄了,沿途所见皆是一片金黄,炫目的光彩叫人睁不开眼。多年来,这是唯一一次以探亲为最终目的的戈壁行,却意外充实而满足,自此后,戈壁也不再遥远,因为有一个,他永远在那里等候我。

文/李娜

## ◎ 青青左岸



## 花开半朵

我和文字隔着距离,相望着。就如同在这春天的晚上,屋外雨潺潺。清冷间,我念起暖阳春,不禁触摸着季节的脸庞,却有种暖意。文字间,那横竖撇捺形意的肢体,也许是想将这春天,行为成弯腰的柳枝,还是漫坡成一地灿烂的春花。

山冈桃花,兴许开始粉色着春天的神情。在一去的绿色里,将一冬单调复苏,姹紫的不仅是三月色彩。只是,我想循着桃里一叶脉络,一朵粉色面容,一枝树干,在一米阳光下,攀援起春天的高度。

音乐在我的空间弥漫开来,如案前的加湿器,青花瓷质地,会在干燥的季节里,青雾般徐徐地吐纳着水汽。其实,在音符幻变的文字里,湿润的不仅是我们的领悟,还有那些不可逾越的时间。

音乐开始轻灵。像山坡间蒲公英,风来,将朵朵文字飘散,若有若无,在阳光下缥缈着,没有色彩。

也许就在那时,文字和我走失。我想象着春天里,第一朵花几开放,一定会如此清澈般美丽。

其实,这样的寒又来。那些典藏在春里的花,厚着绿裘,打着盹儿,候着明媚而来。我向上伸展着肢体,如一棵植物,在三月里藤蔓着。春,也许触手可得。

春,在户外。那一夜雨后,我的文字宛若楚歌吟下,忧伤成兵。在一季曲中,站不成一章。

远处,山岭叠翠,征途着漫卷风沙的醉意。风笛声过,在一片桃花春雨中,让玲珑间相思,摇响成唐宋卷章间的风铃。在一处声声慢间,望你用绰约姿态,去踱步成风荷的墨迹。望断清愁,在乡音描摹中,开始飞翔着我们逐年苍老的面容。

花开茶靡,纷次妖娆,化作春泥。

也许散乱的不仅是我们的文字。当繁华落尽,韶华已去。当词尽曲寡,空对一朝青春,当默然提笔,无缘于文字对白。我想,疲惫的容颜,在不经意里,已然牧放满天星斗。安静处,让我们流浪心去聆听,一朵朝阳玫瑰的花语。

春来时,我和文字陌生着。

那些蛰伏在花蕾里的文字,期待着一个春天的早晨,太阳会用一份早到的温暖,去将她们逐一唤醒。那些沾满雨露的花骨朵儿,兀自包裹着秘密。希冀的,我们用键盘的手,像敲落的音符,一个个催醒。是催亮着前生心事,还是柔和着我们往昔记忆。

今夜,春雨穿越逐年光华,文字婉转地点亮着,唱起桃花的歌谣。

时间握着风笛的手,抚弄着我们双眼,我能感觉那温暖的湿度。

也许,含苞待放不仅是花儿,还有那些苏醒的文字。也许,走失了许久,我们正想象着回家的路。

我记得楼台间,那枝玫瑰正风语着,亦如桃花的粉色。

我捧起一朵花的面容,我听见花蕊的律动,那是文字呼吸的声音。

花开半朵…… 文/杨钧